

白英老人

26
21

李 季 华 編 著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白 英 老 人

李 季 华編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东分店发行

*

書号：2038

开本787×1092 1/32·印張 3/4·字數 10千

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100

統一書号：T 11099·85

定 价：（5）0.08元

b9
u3

白英老人

一

在汶上县一带，随便哪个村庄，一提到白英老人的名字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他们不仅对白英老人表示崇敬，而且还能兴致勃勃、有声有色地叙述关于白英老人的许多故事。

说来真是奇怪，这位老人已死去五六百年了，他在生前，既不象孔子孟子那样能说会道；又不象楚霸王那样，力能扛鼎；更不是什么“真龙天子”。那么，为什么几百年来，这一带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呢？原来他只是个老实勤恳的劳动人民，因为他平日能细心观察地形，懂得水性，曾在治理运河这件工程上，有功于人民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白英老人是一位了不起的水利专家。现在虽然过了几百年，他的事迹，却一直留传在人民当中。

白英老人，姓白名英，人們为了对他表示尊敬，所以在他的名字下又加“老人”兩字。根据明史和白氏家譜記載，老人家住在汶上县城北的曇彩山南面。他可能还多少認識几个字。总之一句話，他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民。

白英老人既是一位很普通的农民，那么他怎么样把运河治理好，因而留名于后世的呢？說来話就長了，下边我們慢慢的談吧！

二

公元1279年至1368年間，是我国历史上的元朝。元朝的京城在現在的北京。元朝統治者，为了把东南各省搜刮来的財富，运到北京，就在山东省的西部，开了一条东南向西北的会通河（就是現在山东东平至临清这一段运河），用来轉运南方的税粮。到了明朝洪武（朱元璋年号）二十四年（公元1391年），黄河在河南省原武县决口，滔滔黃水，經山东曹州漫入安山湖，又冲进了会通河。年久失修、原来就不大暢流的会通河，經这次的冲瀉，就更加淤淺了。济宁到临清的一段，簡直成了平地。

元朝以后是明朝，明朝第一个皇帝是朱元璋，他的京城在现在的南京。朱元璋临死，把他的帝位传给孙子朱允炆。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名叫朱棣，心里很不服气，于是就在北京起兵，一直打到南京，把他的侄儿——刚坐四年皇帝的朱允炆的天下夺下来了。

朱棣夺得了天下以后，改年号叫永乐。当时北方民族非常强悍，时常骚扰边境，朱棣便把国都迁到北京，他觉得这样，对防御外族侵略要方便有利得多。

国都迁到北京以后，国家的开支一大部分要南方几省来供给。江南农民缴纳的粮米、税银和江、浙等省的物产，都要运到北京供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挥霍使用。要把这些粮米、银钱和各种物品运到北京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当时江南通往北京有两条水道，一条出长江口沿海路到直隶的大沽，然后经沽河、北运河到北京。但是船行海上，风浪很大，刮起暴风来那就更加危险。另一条道是从长江经过淮河、黄河到河南阳武县，再从这里用人夫、骡马、车辆把物资搬运到河南的卫辉，再由卫河接运其他的

水道才能到达北京。在河上运输比较容易些，在陆地上搬运，要征集大量的車輛、夫役、牲畜，这些应征的夫役、驛馬，在这遥远的运粮道上，盛夏时热得要死，隆冬的天气，有的被冻死。人民怨声载道，使统治阶级也感到是件严重的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山东重开会通河，沟通南北水运，就成为一件迫切需要的事了。

明朝永乐九年（公元1411年），济宁州州同潘叔正向朱棣上書，請重开会通河，以利漕运。朱棣采纳了这个意見；就命令工部尚書宋礼、刑部侍郎金純和都督周長負責这件工程。当时便下令征发了济南、兗州、青州、东昌四个府的老百姓十五万人；又从登州、萊州二府征調了一万五千人。这十六、七万农民，披星戴月，經過一年零六个月的勞役，忍受着严寒酷暑，总算把河扒通了。

却說这条河扒成以后，南北兩头的水都不往里流，常言說得好，“水到渠成”，河里无水，不能行船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急得宋礼、金純、周長等大小治河官員面面相覷，束手无

策。有的說“天意難測”，有的說“水神作怪”，有的主張祭天，有的主張求神。這些官員們慌作一團，亂出主意。他們為什麼這樣慌亂呢？因為這件事責任太大，勞民傷財，假使朝廷見怪，輕則撤職，重則殺頭。

一天早晨，宋禮起來，穿上一身普通的便服，胡亂吃過早飯，慌慌張張就往外走去。被跟隨他多年的老家院看見了，迎上前來，打了一躬，開口問道：“老爺往哪里去？”

宋禮說：“我这几天因河成无水，心里悶得很，想到东南汶上一帶走走，一來散散心，二來順便訪訪這一帶老百姓，是否有熟悉地形水勢的。”

家院說：“要是這樣，您可戴上紗帽，穿了蟒袍，坐上轎子，叫幾個人跟着再出去，老爺怎麼可以一個人隨便地出去呢？”

“你偌大的年紀，還不曉事！我要是戴着紗帽、穿上蟒袍、坐大轎，擺着官架子出去，老百姓一望見就吓跑了！誰敢和我接近，那還訪問誰？”

宋禮吵了家院幾句，就一步一步地向東南

方向走去了。

宋礼本来不惯于徒步走路的人，不免走走歇歇，走了三天兩日，經過很多村庄，訪問不少的老幼男女，但是他所听到的只是些对于河工紛紛議論的話，誰也未能告訴他到底怎样才能引水入河。

这一天，宋礼来到曇彩山前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坐在村外一块石头上休息。宋礼这时也走得疲劳了，就在靠近老汉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他嘘嘘喘喘地开口向老汉問道：

“你老人家是往哪里去的，尊姓大名，府上是哪里？”老人很客气地回答道：

“我姓白名英，在山前这个村上居住，我才从坡里看庄稼回来，走得累了，就坐在这里休息一刹。先生！你往哪里去，干啥的？”

“老先生，我不是这里人，因为做点小生意，顺便来这里看看山水。听说在这西边挖了一条長河，河挖成了，南北两头的水，都不往里流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宋礼說話的同时，脸上故意表现惊奇的神情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白英老人听了，发出

了譏諷的笑声。

“你老人家为什么这样发笑？”宋礼又問了一声。

“这一些官員們！只会吃好东西，穿好衣裳，摆摆官架子。其实他們根本不明白地形水勢，怎能治水……”白英老人住了笑声，这样说。

白英老人虽然是位乡村的农民，但他平日却很留心这一帶的地形水勢。因为这几天，乡鄰們紛紛議論挖成新河无水的消息，他便私自又跑到附近暗暗地勘测一番地形，对新河无水的原因摸到了一些底細。

因为那个时候，是封建社会，官和平民有很大的隔閡，真所謂“侯門似海”。官的眼里沒有平民，平民对官根本就沒有有什么好感。白英老人的話正是諷刺的这些无用的官員們。

宋礼听了他这几句話，虽然受到些挖苦，但听到老头話里提到“地形水勢”四个字，又听到他那譏諷的笑声，就看出这位老汉是位“有心人”。因此宋礼又进一步的探問道：

“老人家！这一些官員們本来只会穿衣吃

飯，是些无能干的人。究竟河成无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刚才听你老人家的話，好象对这一帶的地形水势是很熟悉的，能不能对咱講說一番呢？”

白英老人听了，微笑了一声，就慢慢的站起身来，用手向西南指着說：“在这个方向，有个地名叫南旺。这个地方的地势，比較南、北都要高，好象屋的脊梁。这里的水，南往南流，北往北流；南水不能北进，北水也不能南流。这条新挖的河，就在脊梁的北面，这样一来，怎能叫河水暢流呢？”

宋礼站起身来，随着白英老人的手，向西南看去。他听了老汉这一番話，真是“頓开茅塞”，多日的忧愁，散了一半。他心里想：“这样没办法的困难大事，不料能在这里找出一点綫索来，这位老汉說不定是民間的奇人呢？”他又繼續問道：

“老人家！究竟怎样才能使河水暢流呢？你老人家能有好的办法嗎？”

白英老人說：

“俗話說得好：‘借水行舟’，現在正得这

样做。”老人用手向北一指，繼續地說：

“靠近南旺地方，要数汶河水势最大。这条河从泰安仙台嶺发源，并接受萊蕪、新泰各县二百五十多处的泉水，所以它的水势很盛。若借得汶河的水从南旺引入运河，一面北流新河，一面东南南下，虽然南北分流，但因外来水势很盛，两边的水可以因此接上，那时南北断无不能通航的道理！”

白英老人越說越高兴，宋尚書不知不觉拍手大叫了一声：

“你这老汉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，这一来治河有望了！”

宋礼这話，是兴奋时冲口而出的一句話，不免帶有一些官气。白英老人感到有些蹊蹺，看出他不象一个生意人，心里有些不安。

宋礼回过味来，自觉失言。只好將真情实况說了出來：

“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就是奉旨开河的宋礼。因为費了很多的民力，花了很多国家的錢財，河成无水，怕朝廷問起罪来，我担当不起，所以到民間來訪求賢士。一連走了好几

处，却沒遇到一个能說出道理的人来，想不到今天遇到你老先生。剛才听到你說‘借水行舟’的道理，真使我‘五体投地’，老先生！你是一位很明白的人。”

明代是專制的封建王朝，階級之分極嚴，官民是根本對立的。老百姓是受壓迫、受剝削的，都很怕官。宋禮是一位朝廷的尚書，又是疏浚运河的大官，這一帶老百姓“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”。常言道：“天門知縣”，何況是宋禮这样的高官。所以白英老人聽說他就是宋禮，当时吓得渾身顫抖，伏在地下，哆哆嗦嗦的說：

“村野小民，无知乱說，不知老大人駕到，出言冒犯，罪該万死！罪該万死！”

宋禮私訪的目的，原是訪求賢能，治理河道。因此，也就慌忙还禮，隨手把白英老人拉起来道：

“你老先生不要害怕，若講朝廷的法度，自然我是官，你是民；若論治河見識，我倒比你差得远了！以后我还要向你常常請教呢！”

白英老人听了这些話，才止住了惊恐，放

下心来。当即把宋礼請到家里，草堂坐下，重新又見了礼。

宋礼坐定，向四下一看，虽系庄戶人家，收拾得倒十分干淨利落，显出农家勤儉的本色来。

宋礼說：“老先生！剛才你所說的很有些道理。不过动起工来，还得有个内行的人，亲自監督。到底如何着手，更需要事先精确的計算一下。因此，我想把老先生請到我那里住些时，以便早晚請教？”

白英老人說：

“老汉是个村野的人，不知道官場礼数，恐怕有些不大方便！”

宋礼說：

“老先生不需謙讓，只要能幫助我們將河治好，便是对朝廷大功一件，一些礼数，我們也就可以不拘了！”

白英老人听了这些話，也不好推托，只得唯唯听命。

当下白英老人招待宋礼在草堂坐下，敘談一会，便回到自己的住房，將这一件事情的前

前后后，对他家里的人說了一遍。家里的人听了，有的高兴，有的疑虑，有的不同意他去。他的一个十来岁的孙子，听了爷爷这番話，喜的乱蹦乱跳，心里想：“这样大官也到俺家来請爷爷去治河，俺家可好起来了！”

儿子白浩，听說爹爹要跟宋尚書去，心里很疑虑。觉得官终究是官，平民見官，不是什么好事；但他沒有說出口来，怕扫了爹爹的兴头。

白老夫人是位口快心直的人，她說：“老头子，你是上了年紀的人啦！什么人情世故还不懂？老百姓見官，到底有啥好处？輕則賠錢受累，重則打板子坐監。东村赵老汉还不是个样子，他出名保的明明是一个好人，結果还是把他扭到官府，大錢花了二百吊，还免不了四十大板。”

白英老人听了夫人的話，笑了一笑道：

“老娘們家，就是这样不懂事！你想想，赵老汉見官，和我今天見官一样嗎？他是为了人家的事情，投官去做保，才倒了一頓霉；我是宋大人觉得我有治河的办法；請我去帮助，事情不一样啊！……”

白老夫人沒等她丈夫說完，氣呼呼的說：

“事情不一樣，官可是一樣的，天下老鴿一般黑，做官的还有什么好東西。跟他去，對你不會有什么好處。你想想，你嘲弄他些什么話？幸亏他是一個人，要是帶了几个跟班的，早已把你打得半死了！”

白英老人道：“我想不至于那样！”

白夫人道：“你怎么能知道不至于那样？偌大的年紀，倒有些糊涂心了！終天吃飽了飯，不是向南坡里跑，就是向北山上顛，滿嘴的‘地形水勢’，胡說八道个啥！‘治河’‘治河’，稀罕你去治，咱們庄戶人，安分守己过日子有哪点不好？”

白英老人听了夫人的話，虽是有些不大中听，但却也是經驗之談。不过老人对这件事还有深一层的看法，他心平气靜的对夫人說：

“照一般說來，官无好官，‘为人不見官，好似做神仙’，你的看法，是很有道理。不过这件事，究竟和一般事不大一样。宋礼是朝廷尚書，又是河工大臣，奉旨挖掘运粮河，如今錢是花了，民力是耗費了，弄得河成无水，朝

廷見罪下來，他如何能担当得起！他本來不是對我有什么好意，或者有心抬舉我，不過是借我之力，成功免罪罷了！你沒聽說過，周文王在渭水訪賢的故事嗎？他是一國之主，還親自駕車載着姜子牙，其實文王何嘗是真心抬舉姜子牙，還不是為了他兒子的天下。真的河成無水，宋尚書的頭說不定能保得住？為了保住他的頭，他也不致于再加害于我吧！至于工程，我心里多少也有些數，果真按照我的話去做，是有希望成功的。你們儘可放心，趕快燒茶做飯，招待客人。”

白老夫人听了丈夫的話，也半信半疑，看看老头的神色，也觉得不致有什么危險，也就放心去做飯做菜。当天晚上，宋礼和白英老人又啦了半夜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飯，白英老人收拾点簡單行李，雇了一輛太平車，两个精壯的汉子一推一拉，辞別了家人和街坊，和宋尚書坐上車子，向治河工地上去了。

三

宋礼前去民間私訪，原是迫于不得已的

事，他也認為這是一條无可奈何的路徑。當年讀書人是看不起庄稼漢的，做了官更是高人一等，宋禮這樣的人又何嘗能例外。不過他們遇到困難，在四書五經里找不到辦法的時候，總希望有些民間“隱士”“奇人”給他們一些指點。他們並不是真心想向廣大的勞動人民去請教，這是很明顯的事。

且說宋禮走后，治河工地上沒有了頭腦，大小官員也沒有主張，他臨走時也未和金純、周長說一聲。當天金、周二人來到宋公館，却尋不到宋尚書，一問家院，才知道便裝私訪去了。急得二人直跺腳，他們一方面擔心宋禮發生意外，他們也要受到連累；另一方面，河工上走了最高的主持人，豈不是“羣龍無首”。到底將來怎麼辦？他們更拿不出主張。周長急得向金純說：

“宋大人真是越來越糊塗了！我們這些人，什麼書不曾讀過，都想不出好的辦法來。這一帶窮鄉僻野，還能有什麼明達之士？凡人聰明智慧，哪個不是從書中得來，想這地方村野之民，會有什麼高見，宋大人真是糊塗了！”